

元明史料叢編 第三輯

元史考訂

四卷（清·宣統三年層漪堂刊本）

清·曾濂撰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黎承禮署



元
計
史
考
卷

宣統三年秋

板藏層漪堂

元史攷訂卷一

邵陽曾廉著

太祖本紀十三年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命哈真札刺
帥師平之高麗王噉遂降案耶律留哥傳乙亥留哥入觀
丙子其屬乞奴金山青狗統古與等推耶廝不僭帝號於
澄州耶廝不尋爲其下所殺推乞奴監國屯開保州闢乞
奴又爲金山所殺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元天德統古與又
殺金山咸舍又殺統古與亦自立戊寅留哥引蒙古契丹
軍及東夏國胡土兵十萬圍咸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
咸舍自經死攷開州在今奉天鳳皇城東南爲入高麗之
道保州在高麗平壤西北百餘里江東城在平壤東當是
旣破開保州而遂據江東城爲窟宅也惟所討者咸舍諸
叛人亦無六哥之名當是因留哥而訛蓋不知據江東城

者留哥之屬而誤以爲留哥也留哥六哥聲同其傳訛明矣又攷洪福傳云丙子契丹九萬餘眾竄入高麗丁丑九月奪江東城據之戊寅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札刺將兵進討降其元帥趙忠高麗傳云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領眾竄其國十二年據江東城十三年帝遣哈只吉札拉等領兵征之高麗王噲親奉牛酒且遣樞密使趙沖其討滅六哥後又言十四年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札刺等各以書遣使趣其入貢案此言六哥誤與本紀同而其言哈只吉札刺領兵卽留哥傳所謂引蒙古軍也言趙沖其討卽留哥傳所謂高麗助兵四十萬也但福源傳言哈赤吉高麗傳言哈只赤實則與下文元帥合臣止是一人又卽本紀之哈眞也趙沖趙忠亦字異而聲同是則留哥之討咸舍與哈眞原其一事續通鑑分

而爲二失攷甚矣

劉敏傳帝征遼西破之又征回回國破其軍二十萬悉收其地敏皆從攷元好問大丞相劉氏先塋碑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遼西歷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遂征遼丹之斜迷思於普化見拒破其軍二十萬據此則史云遼西當作西遼遼丹卽所謂回回也回回之酋長曰遼丹也古續兒卽屈曲律聲轉亦作古徐鬼郭寶玉傳言從帝討契丹遺族厯古徐鬼國訛彝朵等城又卽碑所云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也蓋此時西遼已爲屈曲律所奪但舉古續兒國足矣遺山強分而二之而寶玉傳亦同此誤且元史惟失載乃蠻篡西遼事故於西征事多未晰如辟塔刺海傳言從征畏吾兒阿刺瓦而思傳言攻高昌余初疑爲畏吾兒降後復叛後乃知乃蠻以兵攻畏吾兒而太祖攻破之

所破者乃蠻正所以援畏吾兒也屈曲律纂西遼事見遼史並非無書可攷潛溪太匆匆遂致不檢抑潛溪以爲人習知之不必論耶然亦當略及之始可以見本末且太祖討乃蠻遺孽何曾討契丹餘族此不得諉爲遼史已詳者也

畏荅兒傳太祖與克烈王汗陳師於哈刺真師少不敵帝命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台按卽赤台橫鞭馬鬚不應畏荅奮然曰我猶鑿諸君猶斧鑿非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惟上念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至晡時猶追逐不已敕使止之乃還腦中流矢卒又曰太宗增封畏荅兒子忙哥二萬戶兀魯爭曰忙哥舊兵不及臣之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橫鞭馬鬚時耶兀魯遂不敢言余案此史全錄姚樞神道碑之辭碑蓋

偏信其一家之言而誤也。朮赤台傳則與此互異。故朮赤台傳尤不可讀。如曰其先納眞拔都以材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刺兒。宏吉刺亦乞列思等五人當開創之先。協贊大業。厥後太祖卽位。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爲氏號。五投下。纂續通志。諸臣竟以此五人俱爲納眞之子。緣此文未明析也。朔方旣定。舉六十五人爲千夫長。兀魯兀台之孫曰朮赤台。其一也。余案惟兀魯兀台。忙兀爲納眞之後。札刺兒雖爲國族。未詳所出。而宏吉刺亦乞列思。則姻族也。且其氏皆起於太祖之前。非太祖所名傳。又言克烈王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怯列亦哈刺哈眞沙陀等帥眾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答兒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無踰朮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朮赤台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烈門等。遂并有克烈之地。案克烈王汗之子

鮮昆忠義傳曰桑髡太祖本紀曰亦刺合又曰赤葛喝翔
昆實一人也怯烈亦卽畏答兒傳之哈刺真乃地名非部
紀之哈蘭真沙陀又卽畏答兒傳之哈刺真乃地名非部
名也秘史曰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地而忽因答兒卽畏答兒之異文卽一
人也射殺鮮昆卽本紀之射亦刺合中其頰也但本紀不
言出射之人又不言殺故案卽秘史客列亦惕克烈來攻成吉
思欲以主兒扯瓦又卽赤台爲先鋒忽亦勒答兒又卽畏答兒自
欲爲先鋒主兒扯瓦云我二部爲先鋒二部先衝敗只兒
斤卽本紀朱力斤其後援土別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倫此本紀所無
衝來刺忽亦勒答兒下馬忙兀軍翻回立了主兒扯瓦迭
敗幹蠻董合亦惕當卽本紀董哀失列門太子卽本紀失烈門之軍將
桑昆又卽鮮昆腮射中倒了是朮赤台畏答兒二人功狀敘次
極爲分明朮赤台傳言忽因答兒之馳告及畏答兒傳言

朮赤台之橫鞭馬鬚皆一偏之辭也至朮台傳又云乃蠻
滅兒赤台當卽蔑里乞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太祖領兵
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朮赤台俘其主札哈堅普及二
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既乃蠻復叛朮
赤台以計襲札哈堅普殺之遂平其國朮赤台始從征怯
烈亦自哈哈啟行厯班貞海子閒關萬里每遇戰陳必爲
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賜嬪御木
八哈別吉引者思百俾統兀魯四千人世世無替余謂此
尤鵠突蓋札哈堅普卽本紀之札哥紺孛克烈王汗之弟
非乃蠻之君也秘史亦謂之札合敢不太祖所賜嬪御木
八合別吉亦曰亦八合卽札哈堅普之女也據秘史札合
敢不獻女請降非朮赤台所俘其後既叛則是朮赤台以
計禽之然與乃蠻蔑里乞皆無涉又造爲征怯烈亦自哈

哈歷班真海子間關萬里此時太祖與克烈爭勝總不過三河間安得云萬里乎此傳於國名地名人名無不清混敘事亦多移甲作乙故曰朮赤台傳尤不可讀也其云引者思百甚不可解校以秘史不得作爲人名當是因太祖與以從媵百人而曰引者百人或曰引者以百思字訛也又云端眞拔都兒太宗時與亦刺合台戰帝卽以亦刺合台妻賜之案亦刺合台是何國之酋或將文不明載疑卽是王汗子亦刺合譯文參差因展轉而誤也哈答卽合則

歷官至行省左丞相並久歷戎行傳殊敘之大略

博爾朮傳戰於火赤兀里未知是與何國交兵當是泰赤烏之訛也泰赤烏秘史曰泰亦赤兀惕又作太赤兀里因形聲近而誤潰圍克烈與太祖累騎還秘史並不載此事惟與克烈戰時秘史言李羅忽勒案卽博爾忽與斡闊台案卽窩闐

台宗也。疊騎還或誤以此加於太祖及博爾朮也。賜廣平路分地在太宗時傳敘於以老病薨太祖痛惜之之上似恐失之。

太祖本紀八年金兵保居庸詔可忒薄察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呼沙虎遁去帝出紫荆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古北口哲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察會續資治通鑑稱蒙古兵距關百餘里不能前乃召薩巴勒問計薩巴勒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閒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蒙古主留克特卜齊案即可與金軍相持乃自簡銳卒與哲別潛發令薩巴勒前導日暮入谷黎平諸軍已在平地疾驅入紫荆口金人猶睡未知也案此全錄札八兒傳續即通鑑薩巴勒之文而稍竄易之札八兒使金歸金人

恃居庸之塞治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札

八兒旣還報太祖遂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問

計對曰從此而北

案當云南

黑樹林中有閒道騎行可一人臣

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經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

前導日暮入谷黎平已在平地疾驅南口金鼓之聲若自

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旣破中都

大震已而金人遷汴太祖覽中都形勢顧謂近臣曰朕所

以至此者札八兒之功爲多案此則太祖自閒道趨南口

元時昌平有南口千戶所一統志居庸關南有南口城卽

此南口也金人嚴防關北而太祖反自關南襲其後故居

庸不守此太祖所以獎札八兒之功也若如本紀云趨涿

鹿出紫荆關則安得終夕可至耶又何以云黎明已在平

地平地果何地耶又攷木華黎傳癸酉攻居庸關壁堅不

得入遣別將哲別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軍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則趨紫荆者乃哲別非帝也取居庸者乃帝非哲別也本紀既誤而續通鑑又合本紀及札八兒傳爲一事又益誤矣

三公表太宗元年下列太師阿海太傅禿花太保明安據云案和林廣記多載國初之事內有太師阿海太傅禿花太保明安之名及他公牘所報亦間見之然拜罷之先後不可攷矣故著於此余案耶律阿海傳甲戌金人走汴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封禿花爲太傅濮國公禿花傳從木華黎收山東河北有功拜太傅甲戌係太祖九年傳甚明晰不得列於太宗世也至明安則攷石抹明安傳云中都旣下加太傅邵國公在歲乙亥是太祖十年但傳云明安爲太傅未嘗爲太保必有一誤蓋當時表傳出自

二 手 故 各 不 相 應 也

移刺涅兒傳辛巳從征延安壬午從圍鳳翔先登手殺數十人左臂中流矢創甚裹創進攻丹延又言丹延十餘城皆降案此處必有錯誤攷木華黎圍鳳翔不克卽東歸至聞喜而薨未嘗自鳳翔再攻丹延也又木華黎攻延安金完顏合達戰敗而固守其城不下亦未聞其降又言兼興勝府尹興勝府史俱未見疑當是中興府後攷金志言北京道興中府本霸州彰武軍遼太祖遷民以實之曰霸州彰武軍重熙十年升府則本傳涅兒自言生於霸州非金中都路之霸州乃遼中京道之霸州卽興中府也本傳後又言得疾歸高州卒金志無高州遼志高州屬中京大定府豈涅兒後又遷家高州耶抑歸興中至高州而卒耶然自益都歸興中不經高州也所不能詳矣又言追封興國

公則仍是以興中取義興勝之當爲興中確矣其後涅兒子買奴又爲高州達魯花赤則其後居於高州或者然也又言癸未從帝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師還從攻益都下萊膠淄三十二城攷癸未爲太祖十八年時方征西域至二十一年方征河西是在丙戌歲非癸未也而攻益都亦卽在是年郡王帶孫始圍李全於益都而嗣國王李魯繼之明年全降涅兒當是從李魯也惟甘辛蛇合甘卽甘州辛蛇合未詳至買奴傳言初入見太祖問年小能襲父爵乎是必涅兒已死故帝有此問也而涅兒卒於戊子則是太祖崩後一年拖雷監國之歲安得有太祖問之之事乎又其下言庚寅癸巳皆太宗時未知何以於平險樹寨後忽敘太宗卽位四字此其舛誤明矣又涅兒之卒買奴尙年小後復言命出師征高麗以疾卒年四十史雖未明